

吉林文史資料

第 23 輯

《吉林文史資料》編輯部 編輯
· 政协通化市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Y-46/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山河欲裂征马鸣·····	韩 光 (1)
老长青弃暗投明·····	李维民 (8)
联合山林队·····	卓 听 (18)
王凤阁与杨靖宇会谈·····	周佩卿 (45)
抗联在辑安的统战活动·····	王传圣 (51)
忆福间一夫·····	沈凤山 (56)
回忆我父公振东为抗联运送物资·····	公方永 (66)
我父王保民支援抗联的事迹·····	王克义 (70)
辉南爱国富商董乐山·····	董秀琦 (75)
未泯爱国心·····	林进忠 (79)
回忆陈翰章烈士二三事·····	范广明 (94)
抢救杨靖宇陈翰章先烈遗骸的经过·····	李野光 (104)
甘洒热血雪国耻·····	赵逸民 (114)
抚松抗日救国军筹备处·····	张惟珍 (118)
我参加自卫军的回忆·····	张荣显 (122)
团结赴国难 志图三江好·····	魏 奇 (127)
老殿臣及殿臣队的始末·····	邓小溪 (135)

山河欲裂征马鸣

韩 光

1933年10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派我去南满磐石、海龙一带巡视工作。行前，省委负责同志一再嘱咐我说：“南满抗日军虽多，但各自为政，局面很复杂。杨靖宇同志正率领部队向南满发展，你这次前去，要协助他把统战工作搞起来。”

赶到磐石，杨靖宇同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正分路南向桓仁、通化、清原；北向吉林、敦化；东向长白、鸭绿江节节发展。我在磐石把党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也随着后续部队渡过了辉发河。11月中旬。在濛江县（今靖宇县）的龙岗山区攀上了杨靖宇同志。

他的指挥部设在山下一个小草房里。夜深了，里边还亮着灯，我问一位参谋：“天这么晚了，杨司令还没睡？”他说：“自从挺进南满以来，他时常通夜不睡，真忙呐！现在正拟定一个战役计划。”我走进小草房，只见炕上铺着地图，杨靖宇同志正和参谋长李红光同志俯身在图上轻声交谈。他一见我进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

“你赶得不慢，再晚来几天，就要到鸭绿江边去找我们喽！”

我说：“四外炮声隆隆，你是冒着几万敌人的重围，闯

进南满来的啊！”他爽朗地笑了。

我们挨着炕沿坐下来，从南满情况，谈到省委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杨靖宇兴奋地站起来，在地图上搜寻片刻，又用铅笔划了个大圈说：“这里情况果真如此，群众很好，困难很多，前途很大。在这一带有上万的抗日队伍，就是需要组织起来，扭成一股绳儿！”他忽而又微笑说：“但是这些头头，还不相信我们党的力量哩，要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必须显示一下我们的力量。”

正谈着，门开了，参谋领进一位老人。老人的胡须上挂着白霜，两眼打量着我们，很久很久，才把一件东西塞到杨靖宇同志手里，咬住牙关，愤恨地说：“看！这样的败类！”

在灯光下，我看清楚了：这是一张敌伪报纸。上边刊载着南满大汉奸邵本良的名字。这个土匪头，原东北军的团长，摇身一变，当上了日本人的少将“讨伐”司令了。另一条消息是蒋、日正在签订“华北协定”，我们这才理解了老人的来意。

从谈话中知道，老人是从辑安（今集安县）逃难来的。两年前日军侵占辑安时，辑安镇守使李寿山率领一个团投降了日军，几千群众在愤怒之下，联合当地的大刀会，与日军展开了厮杀。杀了两天两宿，从辑安城北一直杀到老岭上的红土崖。后来，弹尽粮绝，剩下的十几个人，全部跳了崖。这位老人就是参战负伤的一个，他全家被害，房屋被毁，现在无家可归，流落此地。

老人讲完他的经历，望着杨司令：“咱们东三省还有救吗？”杨靖宇同志扶住老人，激动地说：“老人家，有你们

这样的中国人，东三省就不会亡！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坚决和你们在一起！”

杨靖宇同志一番话，使老人振奋起来，他那两只眼里，一下充满了希望。连声说：“对！对！这就有盼头了！”

这位老人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直到把他送出门去，我们的心情还十分激动。杨靖宇同志坚定地踱着步子，接着把手往地图上的南满地区一指，对我又象对他说：“在这里，我们要扛着党的抗日红旗，打出一个局面，想尽一切办法，把一切反日力量团结起来！”他的声音，从小草房里传到外面静寂的夜空。

当时南满的局势的确相当严重。日军已增兵到三个师团，四个混成旅，共十多万人；而且正在利用国民党妥协的机会，大量发展伪军，步步向农村渗入。针对这种情况，师党委在濛江的那尔轰召开了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在发动群众的时候，广泛地争取一切反日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会议结束后，就向各抗日军写信，邀请他们联合对口作战。

南满的一些抗日军，有的是东北军的残部，有的是农民自发组织的“红枪会”、“大刀会”改编的，有的是山林队（当地群众称他们“胡子”）。他们虽然都打起了抗日的旗号，但纪律败坏。我们去联合他们，群众都想不通，向我们说：“你们这样好的队伍，怎么和他们打交道！”杨靖宇同志给群众讲话时，总是向他们说：“豺狼入门，外患为重，要联合起来对付日本侵略者！”

在我们宣传教育下，群众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逐渐有了认识，开始为他们筹粮备草。那些部队，有的也接受了我们

的劝告，对老百姓态度好些了。一个名叫“老长青”的头目，奇怪起来。他说：“共产党真有门道，他们一来，老百姓变了，我要亲眼见见杨司令。”

一天，我们在金川县龙泉镇宿营时，他真的来了。不过他还是心怀疑惧，先把部队布置在山上，才请杨靖宇同志出去。杨靖宇同志却连一个警卫员也没带，就去接见了他。谈话到最后，老长青拍着胸膛说：“我武夫长青不是瞎子，谁抗日、谁亲日，我今天懂得了！”他一回营，逢人就讲：

“我看，共产党最有骨头、最讲义气、最有学问，有远见的要和他们交朋友。”在他的影响下，反日军青林、天虎、赵参谋长等人，也陆续来见杨司令。统战的局面很快打开了。

不过，一提到联合作战，大多数抗日军的头目都怕惹火烧身。有一个叫臣军的头目，在写给杨司令的信上说：“今南满日军势雄力强，枪械精良，高垒固守，我等欲战而力不胜，且看杨司令之深谋远策！”日军这时也正疯狂叫嚣：

“南满共军指日可清”、“江南治安一片风静”。

在这种情况下，师党委决定要打出去，给敌人当头一棒。经过侦察了解，先从三源浦开刀。

三源浦是日本侵略者正在修建的四（平）辑（安）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距离伪通化省省会通化市只有50多公里。据点四周群峰环抱，地势险要，素为屯兵之地。南满的一些抗日军，曾多次攻打未下。他们说：打三源浦比虎口拔牙还困难。杨靖宇同志说：“我们偏要来一个虎口拔牙。”

杨靖宇同志用了调虎离山计，把驻守三源浦的邵本良混成旅的第六团调了出去，去援救凉水河子的邵本良老巢，使

敌人在镇里只留下一个连和一个警察队防守。我们就乘虚而入，将据点里的守敌全部歼灭，活捉了日本缉查局长，砸毁了伪满铁路工程局和当地警察署，烧毁了伪军的营房。

这一仗给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邵本良一个“见面礼”。邵本良十分狡猾，他得知我军东向通化、临江转移时，扬言要通化驻守的日伪军出来堵击。杨靖宇同志识破了他的诡计，而将计就计，把部队转向柳河。正当邵本良派两个团向柳河增兵时，我们又连夜行军120里，掉转头来，突进了金川县的凉水河子（今属柳河县），把邵本良的后勤基地一下敲掉了。后来据俘虏讲，邵本良闻听凉水河子被占，敲着自己的脑袋叫喊：“杨靖宇！杨靖宇！到头来，还是我中了你的计！”

三源浦、金川、柳河一系列的战斗胜利，轰动了南满。我们的游击活动已延伸到东起鸭绿江，南至凤城，西至抚顺近郊，北临吉林、敦化的广大区域。

1934年2月，我们同抗日军田麟部队联合，攻占了通化以东的八道江镇；然后顺浑江而上，进入临江、抚松的密林地带，直到3月初旬，我们又经抚松、金川回师濛江县那尔轰。

这一路全是深山密林，有很多抗日军的“山寨”。一天，我们正行进在龙岗山的大森林里，忽见三匹快马疾驰而来。近了一看，原来是和我们一起攻打八道江镇的田司令，同来的还有他部下的两个队长。田麟一见杨司令，便向他手下的两个队长说：“这就是大家闻名的杨司令！”他部下一听，赶快下马给杨靖宇同志磕起头来。

队伍继续向前开拔时，我和田麟并马而行。他皱着眉似

乎有事在心。我问他如今粮草怎样？百姓对部队的态度如何？他一听连声说：“百姓对我们的态度全变啦！好啦！军中粮充草足，一片兴旺！”

我们高兴地说了半个上午，最后他感叹地谈起他十几年来所经历的失败、艰险和痛苦。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亲眼见过多少抗日好汉一帮帮揭竿而起，又一伙伙溃散失败；见到国民党军阀、政客一批批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汉奸。他曾拔刀盟誓，要为国雪耻，可是又感叹自己势单力薄，力所不胜。他正为东三省的局面不可收拾而悲观的时候，共产党来了，从此抗日的局面一天天好起来。讲到这里，他猛然勒住马，凑近我，郑重地说道：“我要跟共产党走，请给我派个政委吧！”

这个长白山的木把（即伐木工人）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终于认识到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晚间宿营时，我向杨靖宇同志汇报了和田麟的谈话，他兴奋地说：“很对！很好！这说明了党的正确主张深入了人心！”

3月中旬，我们回师到濛江县那尔轰附近时，接到中共满洲省委指示，要南满部队利用有利时机，立即组织抗日联合指挥部。

师党委研究了省委的指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立即把那些抗日军组织起来。于是便给抗日军领导人写信，说服他们参加联合的抗日组织，请他们来参加会谈。我和李红光同志一起负责筹备工作。他每天鸡叫出屯，夜半归营，骑着马到各地去接头。

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1934年4月1日，二十多位抗日军领导人，骑着高骠大马来到了会议地点——城墙砬子。我

们事先组织动员了两千多群众，在山口上欢迎他们，高呼“联合抗日”的口号。

联合会议是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席棚里举行的。杨靖宇同志代表中共满洲省委首先讲话，他着重分析了东北的形势，以巨大的说服力，阐明了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劝诫各抗日军的领导人：“斗争是长期的，今日联合，万不可遇难而退。”许多首领也纷纷表示，愿随共产党抗日到底。

会上通过了联合作战条例，组织了联合指挥部，一致推选杨靖宇同志为总指挥，李红光同志为参谋长。二十多帮共四千余人的抗日军分编为八个支队。并通过了抗日联合宣言：

我们，南满的抗日军领袖们，在祖国山河欲裂，严重危难之际，向三省同胞宣誓：我们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主张，不分见解、信仰，枪口一致对外……我们一致联合起来！

这次会议的影响是深远的。后来在残酷的斗争中，虽然有些人动摇、堕落了，但是在我们党的团结争取下，多数都坚持了斗争。田麟还参加了党，担任了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五团团长的。不幸在1939年的一次反“讨伐”战斗中英勇牺牲。后来，每当我们回顾到南满的初期斗争，总是爱用这样的话概括当时的情形：山河欲裂征马鸣！

老 长 青 弃 暗 投 明

李 维 民

到了1933年春，杨靖宇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扩大，又联合了许多有民族气节、有抗日思想的山林队，组成统一战线，筹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独立一师。我当时在吉林市党支部工作，靖宇同志常捎信来，叫吉林支部给部队买药，动员知识分子参军。药品我买好了交列车长王益给送去的。动员知识分子参军，我领一位北大学生张维显到玻璃河套去接关系，以便找到杨靖宇同志。一天，我俩到了玻璃河套，去找农民会长老万头。当时有一个小孩尾随在我俩身后跟踪。当找到老万头，说明来意后，他说他负责领我们去找杨靖宇。我说：“我俩来时，有一个小孩盯梢，要想法摆脱他。”老万头笑了：“那是小老疙瘩，自己人。”第二天，老万头带我俩到伊通县营城附近的一个小山沟里找到了靖宇同志。他正在一户农家开干部会议，我认识的有三团长袁德胜。当时靖宇身穿黑衣裳，黄胶底鞋，打的黄绑腿，腰挎匣子枪。见我领来一个知识分子，非常高兴，经过谈话后，就分配张维显同志做宣传工作。时间已是晌午，靖宇同志领我和张维显一起吃饭，吃的是高粱米饭，葱蘸盐水。吃完饭，靖宇同志跟我蹲在葱地头上谈话，叫我买药，还买些红绸子做军旗。又给我三点指示：一、与磐石地方党组织建

立秘密联系，把吉林得到的日本人的军事情况，及时地通过磐石地方党组织传递给游击队；二、找卖烟卷的小孩小老疙瘩传递情报；三、组织工人、知识分子到红军游击队参观慰问。

回到吉林后，抓紧进行工作。4月初买了红绸子和药品，由于克同志领人去游击队慰问的。5月初，我等待中共满洲省委派人来，因为靖宇同志打的报告，我亲自送到哈尔滨的，省委约定这个时间来人。果然，于5月初，张云、冯仲云二同志先后来到吉林。张云是二次来巡视吉林工作，准备成立吉林市委的；冯仲云是为传达中央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去杨靖宇部队的。路过吉林到我家。我送冯仲云同志于5月6日去磐石，5月7日一早，吉林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我再次去磐石，我看到了杨靖宇同志所组建的部队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任何军队的新型部队。由于抗日坚决，英勇善战，爱护人民，关心人民的疾苦，因而在磐石、桦甸、伊通、永吉、辉南、金川、柳河等一带广大地区威望极高。许多有抗日思想的山林队，弃暗投明，纷纷投奔杨靖宇将军。

下面是老万同志告诉我的故事，就是抗日寇人心所向，老长青弃暗投明。

事情是在抗日军打开敌人所占据的桦甸县的横道河子以后发生的。

横道河子一次战役，给敌伪的打击是很沉重的，敌人活着逃出去的不多，多数都被我们消灭了，我们得了好多物资、弹药、枪支。这是一次突袭，完了后，抗日军大部分载着战利品先撤出来了。杨靖宇同志率领着师司令部的同志又

处理了一些善后的工作，才离开横道河子。他知道大部队是按照师司令部的命令向辉南县进发的，就不紧不慢地率领司令部的几十名同志追赶大部队。这天中午到达辉南县境未见踪影，傍晚到达龙泉镇（今靖宇县内）附近一直未赶上。是怎么回事？是走两岔去了？不然也会遇到大部队的联络员哪？杨靖宇同志考虑到这个情况之后，感到不能够再这样走下去，必须马上停下来，派人联系大部队。于是，司令部决定住进伐木区的“楞场”里。这里除了堆放着好多木材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窝棚，里面有火炕，还有几个用木头钉成的长条板凳子。杨靖宇同志下令派出岗哨，就地宿营，同时派人分几路去联系大部队。

杨靖宇心中有事，不能入睡，便披起大衣，走出窝棚在外边漫步。走了一会儿，刚想转回窝棚，忽听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争吵声，因距离较远，听不真切。细辨方向，声音是从宿营前的来路上传来的。在那里曾派去两个岗哨。是他们之间发生了口角，还是出了什么情况？杨靖宇同志忙进窝棚领着警卫员向发生争吵的地点走去。

正在这时，一个黑影从远处跑来，警卫员抢先一步，高声问了口令，弄清是派出的岗哨之后，便闪在一旁。岗哨奔到杨司令面前，气喘吁吁地说道：“报告司令员，前面路上来了十好几个拿枪的人，为首的一个一定要见司令员。”

“他们是哪部分的？”

“他们自己报是长青绺子上的。”岗哨喘了一口气又说：“他们听说我们是三十二红军独立第一师的，就一定要见杨司令，我们支不走他们……。”

杨靖宇稍想了一下，点头道：“请他们来吧。”岗哨应

声跑回去了。

这时，警卫员便请示杨靖宇同志要不要通知同志们做战斗准备。杨靖宇同志摇摇头道：“不用，如果来的是敌人的话，就不会费这么大的周折跟岗哨吵嚷了，岗哨只有两个，他们早就下手了。况且这一带是隋长青活动的地点，他们自报长青绺子，也符合当地情况。”

虽然靖宇同志这样说了，警卫员还是悄悄地唤醒了几个同志，暗暗地把枪握在手里，他们在警惕地保卫着杨靖宇同志。

杨靖宇早就知道隋长青部队的一些情况，它虽然是支山林队，但其多数成员都是九·一八事变以后，被日本侵略者、汉奸逼上梁山的农民。隋长青本人也不同于一般土匪头子，他敢于和日本鬼子硬碰，对地主劣绅也不容情；所差的只是没有一种远大的理想指引他前进，没有一种正确的思想作为行为指南；他只是领着一伙人，为能生存下去，而进行反日的斗争。这种斗争没有红军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不能持久，也更得不到发展。因此，杨靖宇早想给他一些帮助，把他引上正路，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队伍。今日，他自己派人找上来了，杨靖宇同志很乐于接见的。

杨靖宇同志回到窝棚里，让警卫员点着一块松明子。那松明子跳动着红色的火舌，照亮了满屋。这时门响了，走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红军的岗哨；另一个身材不高，空着手没拿武器。杨靖宇同志知道，这是把武器放在岗哨的警戒线外边了。走近前，岗哨往旁一闪，向来人介绍道：“这就是我们的杨司令员。”

来人很精神地说：“报告杨司令，我是长青队的侦察小

队长。”

杨靖宇把手往炕沿边上一伸，请这位小队长坐下。小队长没有坐，仍直立着继续说：“杨司令，我是奉我们长青队长的命令，特地赶来见杨司令的。我们长青队长听说杨司令打下了横道河子，特别让我和弟兄们前来道喜。同时，请杨司令能赏光和我们长青队长见一面。”

“长青队长现在哪里？”

“离这里还有二三十里路，他和全队弟兄都驻扎在那里，等候我们消息。本来长青队长要亲率弟兄前来的，一则，怕来人太多，惊动司令；二则，怕追不上司令，兴师动众。所以就让我们侦察队的弟兄们来了。我们长青队长平日非常钦佩杨司令，几次要和杨司令见面，也曾前脚赶、后脚赶地赶过几次，都没赶上。这次请杨司令无论如何赏光。”

杨靖宇同志见这位小队长人很精明，话也讲得明确，态度也很诚恳，从他身上可以感到长青队长不是一个普通的山林队头头。便说：“我因为有事不能马上去见他，如果他有时间请他来吧，我一定在这里敬候。并且请你和长青队长说，我也很早想和他见面，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我非常欢迎他前来。”

杨靖宇的话几乎使侦察小队长高兴地跳了起来，他充满激情地说：“报告杨司令，我马上就回去——跑着回去，明天太阳出来以前，一定把长青队长领来，请司令千万等着我们。”说着转身就要跑。

靖宇同志忍不住微笑着喊住他说：“你先别走，和你同来的弟兄们是不是还在岗哨外边等着你呢？”

小队长说：“是呀！”

杨靖宇说：“请他们进来歇一歇吧，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吃的，来喝点水吧。”

小队长忙摆着手说：“不，谢谢杨司令！我们都得马上回去，不能耽搁，我们这就走。”说完转身就走。但迈了几步，又转回来问：“杨司令，你方才说没什么吃的，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杨靖宇笑了笑，说：“我们的给养都随大部队走了，我们这些同志随身带一点垫补垫补也就可以了。”

“哪怎么行呢？”小队长睁大了眼睛说：“杨司令和弟兄们到了这个地区就是到了我们家门口，怎么能不吃饱饭呢？请杨司令等一下，我去请长青队长，让我那些弟兄们去给杨司令弄饭去。”

“弟兄们跑了很远的路，都很辛苦了。再说夜深了，去惊动老乡不太好，我们这样已经习惯了……”

“请杨司令放心，弟兄们对这一带情况非常熟悉，他们自有办法。”小队长说完，转身急步走出门外。靖宇同志见拦他不住，就对红军岗哨说：“你快和他一道走，请他们千万不要去弄吃的。”岗哨应声走了出去。

那小队长走后，司令部里的同志早已惊醒，有的还在暗中保护杨靖宇同志呢。此刻，都兴奋地议论起来，谈论的中心是长青绐子要做什么？有什么企图？有的说是来向红军学习；有的说是来拉红军和他们合作；有的说是来探红军的虚实；有的说是隋长青要拜杨司令为老师；也有的说是来投奔红军的。总之，议论纷纷，引起一场争论，争论得很热烈。杨靖宇一直在那微笑地听着，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同志们思想状况和看问题的方法。等到同志们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

候，他才说话：“同志们说的各有各的道理，说得都很具体，活龙活现的。从这点上说，大家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同志们一下哄笑起来。他仍继续说：“在这一点上，我就比不上你们，我说不那么具体，我只能作一般的判断：首先，我觉得隋长青派人来是善意的、友好的，这一点不知你们同意不？”

同志们齐声说：“同意！”

“如果同意，那么有些判断不能成立了。第二，我觉得他来找我们，一定要做什么好事，至少是对抗日有利的事。如果是干什么坏事，例如投靠日本鬼子当汉奸，他就不会来找我们的，因为我们和这种人是死对头，躲还躲不及，能找上门来吗？这一点不知你们同意不？”

同志们又齐声说：“同意！”

“我看有这两点就够了，就可以安心睡觉了。你们说对不对？”

同志们都笑了，笑声延续了很久。一切不合于这两点的判断等看法，都随着笑声飞走了。同志们心平气和地睡下了，不时发出来鼾声。

弯月西沉，已到了下半夜。岗哨又来报告：“长青队的弟兄给送饭来了！”杨靖宇同志一听，忙翻身坐起来说道：

“怎么还是弄来了，我方才不是嘱咐千万不要去弄吗？”

“是呀！都和他们说了再三，他们也答应了，可还是……弄来了。”岗哨无可奈何地说。

靖宇同志说：“既然这样，就请他们进来吧。”又回身对警卫员说：“招呼醒几个同志。”不知道是因高兴，还是故意的，他招呼的声很大，把大家吵醒了。同志们听说有

饭吃，便都兴奋起来，睡意完全被赶跑了。当警卫员领着几个同志挑着饭菜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坐在那等着呢。跟警卫员回来的还有五个长青队的弟兄，杨靖宇同志向他们表示了谢意，请他们坐下来休息。

吃完饭，东方发白了，杨靖宇便领警卫员和几名干部走出窝棚，登上一堆较高的木垛，向横道河子来路上望去。当东方的朵朵白云被日头染成一片红霞时，山脚下转出一彪人马来。他们行进的速度很快，几乎带着小跑，走到山口时站下来。稍停，从里面走出三个人来，一前两后，一直向山上走来。杨靖宇知道，这是隋长青的队伍来了。隋长青已经迈大步往楞场走来了。杨靖宇忙和司令部同志集合，准备迎接客人们。稍停，岗哨跑上来报告：“隋长青已到！”杨靖宇同志说：“快请！”岗哨应声跑去。杨靖宇率干部和警卫员大步迎上前去，出了楞场走了几十步，岗哨就领着三个人迎面走来。为首一人，头戴大皮帽，身穿短皮袄，中等身材，双目炯炯有神。后边两位，一位是侦察小队长，一位是彪形大汉，看样子是个保镖的卫士。三个人将要走到杨靖宇同志身前的时候，那位侦察小队长抢前一步，直奔杨靖宇同志面前说：“杨司令，我们长青队长特来拜见。”说完，将身一闪，对为首的那人，指着杨靖宇同志说：“队长，这位就是杨司令。”

隋长青将身站定，直目看着杨靖宇同志。杨靖宇同志忙伸出手来，要和他握手，谁知就在这时，隋长青忽然将双膝一屈，咕咚一声跪在地上，又叩了一个头，同时说道：“杨司令，隋某奔波半生，过的都是黑暗生活，如今见着共产党就是见着太阳了！从前隋某领百十多弟兄，不知走哪一条